

四書經註集證

論語卷之四

朱熹集註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

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
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

按通鑑外紀及呂氏春秋神仙傳老彭者商賢大夫也姓錢名鏗帝顓頊曾孫陸終氏之仲子也顓頊娶鄒屠氏女生卷章卷章妻曰女嬌生黎及回黎與同代爲祝融于高辛之世同生陸終陸終娶鬼方氏女是謂女嬪孕而不育三年啟其左脇三人出焉啟其右脇三人出焉其第三曰老彭封于韓大彭之墟卽彭城也至殷之末年七百有餘歲而不衰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故曰老彭云少好恬靜惟以養神治生爲事及爲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好觀覽古籍或云老彭曾爲帝

堯臣又案注言老彭不一包咸曰商賢大夫卽彭祖也王肅曰老老聃彭彭祖也夫子稱老彭曰其老壽記其封國老彭卽彭祖審矣邢昺曰一云卽老子處所據者世本史記也世本云姓錢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史記曰周守藏室之史也又曰老子爲柱下史老彭老子非一人而何考諸經傳無彭祖述古之文而夫子答曾子問一曰吾聞諸老聃再曰吾聞諸老聃論語竊比之老彭卽禮記問禮之老聃初非二人斷可知矣然而應世之跡忽然殊異在堯時則爲顓頊之元孫歷虞夏至商末而往流沙年八百而壽未終史所謂受封彭城殷末世而滅者是也旣而復出于周世爲柱下史見周之衰復出關往流沙史云百有六十歲或二百餘歲者是也此一人者虞夏商周之際神奇幻化出沒無常吾夫子旣曰擊而親承之矣于述古則曰老彭于問禮則曰老聃一人而兩稱之所以志也此文之互見者也

見大戴禮

大戴禮虞戴德篇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附懷袍褐也行不越境按漢宣帝時東海后蒼善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于梁國戴德及德從子聖德乃刪后氏記爲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爲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諸

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
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

蓋信古而傳述者也

楊龜山集或問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乎荅曰老氏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杜道堅老子註老子五千文引用墳典古語為多如經中凡稱是以聖人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稱故聖人云稱用兵有言皆是明述古聖遺言故孔子稱述而不作竊有比焉

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魯哀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也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

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晉書儒林傳晉周德既衰諸侯力政禮經廢缺雅頌陵夷夫子將聖多能固天攸縱歎鳳鳥之不至傷麟出之非時於是乃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載籍逸而復存風雅變而還正

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

當作者之聖禮樂記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

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

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

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

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

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書仲

虺之誥改此四者日新之要也易繫辭日新之謂盛德苟未能

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

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

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

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法又反

周禮春官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受之列子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晝想夜夢神形所旦故神疑夢想自消按史記尙書及韓詩外傳墨子世史類經周公名旦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旦居其四旦爲子孝篤仁異於羣子文王世任以國事邑之於周故詩有周南之風及武王卽位旦嘗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有天下後封公於少昊之墟曲阜公不就封畱佐武王二年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公乃設三壇北面立植璧秉圭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以身代武王於是卽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公喜藏其策金縢匱中誠守者弗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公位冢宰乃踐阼攝政代成王當國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於是避居東土三年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敬金縢之書乃得公所自爲躬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乃出郊迎公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公相成王使伯禽代就封於魯公誠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矣然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

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貴夫此
六者皆謙德也伯禽之魯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公乃奉成
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復餘民乃
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寧淮夷東土三年而後定成王長公
反政於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
武王之意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
入貢道里均也周公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無逸諸
書以誡之時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別
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悅時交趾南有越裳氏重譯而來
獻白雉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神靈致薦於宗廟使者還迷其
歸路周公錫以輯車五乘皆爲南向之制使者載之期年而至
其國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我不敢離成王公既
卒成王亦讓葬公於畢從文王
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
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
之甚也

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

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據於德

據音倨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

不失則終始惟一

書咸有一德終始惟一

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

書旅葵玩物喪志按書云喪志者作爲無益以溺其心此云適情者觀于小道以博其趣

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

詳大學序

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

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

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

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

書畢命克勤小物

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

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禮檀弓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少儀其以乘壺酒束脩一大賜人若獻人則執脩以將命穀梁傳束脩之問不行境內論語類考傳記所謂束脩皆泛交之辭非專指弟子見先生之禮惟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篋酒一壺脩一案為束脩之禮天祿載餘漢書鄧后紀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註以約束脩整釋之又馮衍傳圭潔其行束脩其心鄭均傳束脩安貧劉般傳束脩其行皆是此意附錄以備一解

脩脯也十脰為束

說文脩脯也脯乾肉也釋名脩縮也腊脯乾燥而縮也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周禮天官膳夫肉脩註加薑桂煨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謂之脯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臠腊脯腊之事註薄析曰脯儀禮脯一脰長尺有二寸韻會屈曰脰伸曰脰

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

詳孟子周霄章

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

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

往教之禮

禮曲禮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房粉反悱芳

匪反復扶又反

玉篇隅角也廉也大雅抑抑威儀惟德之隅禮儒行砥礪廉隅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啟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

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意而後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

禮曲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禮檀弓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檀弓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又伯高死于衛赴于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疎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又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

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

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舍上聲夫音扶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

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

周禮夏官凡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長皆上士二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白虎通三軍蓋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書牧誓疏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大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故一鄉有萬二千五百家出一軍

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者也

馮皮水反
好去聲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

詩小雅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春秋運斗樞樞星精散爲虎說
文虎山獸之君風俗通虎者陽物百獸之長格物論虎一生
止一乳一乳必雙所謂虎不再交是也死必靠木及巖石未
嘗仆地淮南子虎嘯則谷風生本草衍義風之從虎者風木
也虎金也木受金制安
得不從故嘯則風生

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
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

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
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爲可
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

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
不懼必敗小事尙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聲
去好

執鞭賤者之事

按鞭策箠皆馬撾之名說文所謂驅馳者也古者用革以扑
罪人亦以驅馬故其文從革書曰鞭作官刑此則施於民者
也左傳左執鞭弭又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此則施於馬者
也其後以竹代革故策箠二文並從竹蓋因驅策箠擊之義
立名也周禮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
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朝士掌外朝之法帥
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
立族談者條狼蓋下士故以爲賤

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
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

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側皆反

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

禮祭統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防其邪物訖其者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

左傳皆陳曰戰疏功者共鬪之辭彼此成列權無所施故爲各得其所成敗決于志力者也禮記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